

[俄] O.И. 普鲁金 / 著

韩林飞 / 译

金大勤 赵喜伦 / 校

建筑与历史环境



ARCHITECTURAL & HISTORICAL
ENVIRONMENT

普鲁金的书重在说理，用实例以明理。由于民族的学术传统不同，因此，我们会觉得普鲁金的书有点儿沉重，读起来费劲。不过他并没有像时下某些人那样，摆精神贵族的架子，玩弄小圈子习气，故作姿态，把文章写得教人看不懂，他不过是追求概念和表达的严谨而已。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历史学评论家 陈志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建筑与历史环境

ARCHITECTURAL & HISTORICAL ENVIRONMENT



[俄] O.И. 普鲁金 / 著

韩林飞 / 译

金大勤 赵喜伦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与历史环境 / (俄罗斯) 普鲁金著; 韩林飞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5097 - 0862 - 0

I. ①建… II. ①普… ②韩… III. ①古建筑 - 保护 - 研究
②古建筑 - 文物修整 - 研究 IV. ①TU - 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2935 号

建筑与历史环境

著 者 / [俄罗斯] О. И. 普鲁金

译 者 / 韩林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项目经理 / 周 丽

责任编辑 / 张景增

责任校对 / 张茂涛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4.5 字数 / 396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862 - 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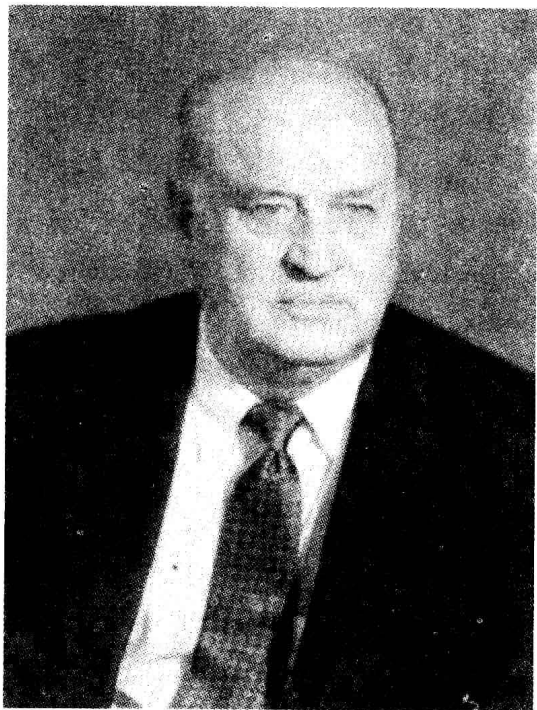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реда》

Стройиздат, 1990.

СССР по печати.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莫斯科建筑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97 - 1117 号

作者简介



阿列克·伊万诺维奇·普鲁金教授 1926 年出生于莫斯科。1948 年毕业于莫斯科建筑学院。自从 1944 年起他就参加了公开的学生组织，研究莫斯科的古迹文物建筑。1946~1947 年他参加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钟塔和城墙的实测工作。毕业后，他曾在弗拉基

米尔、苏兹达利、卡鲁科以及莫斯科郊区的许多地区，组织领导研究了这些地区 550 多个文物古迹建筑。

1949~1950 年，他领导了莫斯科郊区伊斯特拉城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的修复工作。1955~1957 年在他的成功领导下，莫斯科红场最大的瓦西里福音大教堂完成了修复工作。1957~1960 年他领导修复了科洛明庄园的迪阿科夫教堂，莫斯科郊区祖若诺城的包里斯及格列波教堂。1963 年他因在古迹文物建筑修复中应用超声波控制方法而获得博士学位。

普鲁金教授 1980~1985 年任苏联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研究院院长。从 1973 年起普鲁金教授开始在莫斯科建筑学院执教，从讲师到教授的多年间承担了高年级教学工作。他创立了第一个修复材料学的教程。普鲁金教授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他于 1991 年首先在莫斯科创建了高等修复学校，1993 年组织创立了俄罗斯第一个修复科学院。普鲁金教授任俄罗斯修复科学院的院长、教授、博士、高级专家，为修复专业人员教育提供了广泛的教学课程。

普鲁金教授在文物古迹建筑保护与修复领域发表了 140 多篇学术著作，主要成果为书籍、文章、教程等，他的著作在苏联、波兰、意大利、印度、德国等国家发表。这些著作包括《城市与文物古迹建筑》、《建筑与历史环境》。从 1980 年起他在德国德累斯顿（Dresden）科技大学开设年度讲座，讲述有关文物古迹建筑与历史环境的关系，古迹文物建筑的恢复问题，普鲁金教授还在佛罗伦萨国际艺术大学（意大利）及班培技术大学（印度）开设讲座。普鲁金教授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建筑设计作品：卡波捷夫斯克的学生宿舍、库尔斯克金属运输中心、马扎尔斯克的交通枢纽工程、索科公园的步行通道及地铁

站房等建筑。他还参加了苏联国民经济展览馆的杜兹勃·那拉多夫馆的设计。普鲁金教授最大的设计工程是莫斯科第二国际机场附近的航空学院工程。

普鲁金教授是苏联建筑师协会的资深会员，并且曾担任苏联古建筑保护协会副主席、主席之职达十年之久。他还是俄罗斯文物古迹建筑保护中心委员会成员，文化部科学方法委员会成员，并且担任多家博物馆的艺术委员。普鲁金教授是俄罗斯人文科学院院士，联合国古建筑保护协会俄罗斯分会的副主席。1995 年由于普鲁金教授在建筑、修复、教育三方面突出的成就，美国人文学院授予他杰出贡献奖并授予“年度人物”证书。

一版中译本序

近来读到两本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著作。一本是王瑞珠著的《国外历史环境的保护和规划》，台湾淑馨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今年初我咬了咬牙，用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本。另一本还没有出版，我有幸看了它的校样，就是这本《建筑与历史环境》，作者是俄罗斯修复科学院院长普鲁金教授，由韩林飞译出。

普鲁金的书重在说理，用实例以明理。由于民族的学术传统不同，因此，我们会觉得普鲁金的书有点儿沉重，读起来费劲。不过他并没有像时下某些人那样，摆精神贵族的架子，玩弄小圈子习气，故作姿态，把文章写得叫人看不懂，他不过是追求概念和表达的严谨而已。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大概人类自从会造房子起便会修缮房子。但是真正的文物建筑保护（或曰历史环境保护），则晚到19世纪中叶才正式开始，到20世纪中叶成熟为一门科学。这说明，文物建筑保护，需要全社会的文明达到很高的程度才能成为自觉的行为，而作为文物建筑保护与古建修缮的分界的，是系统的理论的诞生。什么是文物建筑（或曰历史环境）？它的价值

何在？为什么要保护它？怎样才是正确的保护？有什么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些原则的意义如何？等等。在这套完整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能叫做文物建筑保护。它是一个文化行为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行为。普鲁金的书对这些问题都作了解释，它应该是我们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读物。

这几年，我们的文物建筑保护有很大发展，做了许多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还很低，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还不普及，相当一些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对理论还没有兴趣。因此，我们有些所谓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很不正规，有的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为什么在全社会文明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会产生“文物建筑热”？原因之一是，有些地方、有些人心目中，文物建筑是“摇钱树”，是“旅游资源”。他们的兴趣在于“开发”文物建筑，甚至忙于“促销”，好靠祖宗遗产吃现成饭。因此，他们从“创收”的目的出发，恣意改变文物建筑和它的环境的原状和文化内涵，把文物建筑商品化、粗俗化。他们混淆真古董和假古董的区别，不惜把真

古董糟塌成假古董。

这当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文物建筑或历史环境。这实际上是破坏。“文物建筑热”因此很叫人胆战心惊。

而一些专业的保护工作者并没有态度明确地反对并制止这种破坏，那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一些恐怕不大好说。当年以梁思成先生的声望，几乎没有能保住哪怕一幢有人要拆的文物建筑。在当前，并不深入而系统地了解保护的理论基础，无疑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从这里派生而来。

普鲁金的书叙述了文物建筑保护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其实就是对文物建筑价值的认识史，起初是从这一个片面到那一个片面，后来逐渐比较全面，比较综合。普鲁金分项阐述了文物建筑各方面的价值。

我觉得，这些价值不妨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述，也许更加清晰。这就是：第一，对历史的认识价值，包括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等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的历史。文物建筑是一部存在于环境之中的大型的、直观的、生动的、全面的历史书。它的认识价值绝不是任何文献资料和用文字写成的历史书所能替代的。站在故宫太和门，北望太和殿，南望午门，这时候你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解，岂是在哪一本书里能读得到的？第二，情感寄托的价值。文物建筑寄托着丰富的记忆，包括个人的、人民的、民族的和国

家的，直到整个人类文明的记忆。四合院里有母亲慈爱的泪水，文昌阁里有一代代年轻人的追求，虎门炮台有民族英雄的鲜血，在罗马鲜花广场上你能看到烧死布鲁诺的火刑柱。在这些文物建筑中间，或者说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间，你才能感觉到你不仅仅是你自己，你和这些人物在一起，你属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文明世界。你不仅仅是当代的，你也属于历史。有这些记忆，有这样的感觉，人们才可能活得有品味。第三，审美欣赏价值。不但文物建筑本身的美值得欣赏，它们更使城市和乡村千变万化，丰富多彩，这不是当代任何一个规划、一种设计所能做得到的。那是一种饱含着历史感的美。第四，启迪人们智慧的价值，包括启迪建筑师의创造性思维，但绝不限于建筑师。美术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都有可能从文物建筑感触到什么，学到些什么。当然，文物建筑还有使用或利用价值，这是第五。可惜当前太过于片面地开发它们的旅游经济价值，而且是文化档次比较低的旅游，以致祸患累累。

保护文物建筑，既然是保护这些价值的总和，那么，第一个结论便是必须保护它的真实性，不能让它携带虚假的信息。虚假的信息不但破坏它的历史认识价值，也破坏它的情感寄托价值。这好比，你发现小心翼翼珍藏了几十年的初恋情人的一绺头发，原来是别人从理发店随意撮来的，你将会怎样？

造假是有罪的，法律上有罪，道德上更有罪。

当然，在文物建筑保护实践中，由于无

法克服的困难，历史真实性遭到一些破坏，有些历史信息失去或歪曲，未必都能避免。但是，一是要尽力减少损失，二是要设法补救，例如对不得已的变动加以说明或者在新材料、新构件上加标志之类。总之，不要马马虎虎，更不允许像一些人那样有意做假欺骗。

普鲁金的书以丰富的资料论证着这些基本原理。有些观点似乎自相矛盾，但这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或是实践中难免有的让步。普鲁金和当年苏联人的一贯做法一样，过于强调自己国家和东欧各国的特点和独立性，过于褊袒自己国家和东欧各国的

经验和作为。如果以更加宽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就会更好一些。但这并不损害他的著作的基本价值。

坐下来，静下来，啃一啃普鲁金的书，对于提高我们的文物建筑（历史环境）的保护，是大有好处的。

本书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清华大学教授
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院士
陈志华
1997年9月

二版中译本序

1949年的一天，一个高高的年轻人来到新耶路撒冷修道院。修道院造于17世纪，在伊斯特拉，离莫斯科80多公里。德国侵略军占领过它，几乎把它夷为平地。指着堆成小山的断砖残石，苏联文物建筑修复大师巴拉诺夫斯基（1899—1989）对年轻人说：“全拜托给你了，希望你把它们修复。”这时候，年轻人刚刚从莫斯科建筑学院毕业一年，虽然早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许多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文物建筑的工作，但是，面对着一大片只剩下墙根的废墟，他心里发慌，觉得无从下手。

年轻人参加过军，在战场上面对面打败了德国鬼子。出生入死的战争锻炼了他刚强的意志，他没有退缩，默默地带着一些人，把无数破碎的砖头和彩色装饰雕塑，一小块一小块地清理出来，找到它们中大部分的原位，重新砌筑归安。他把工作当做那场卫国战争的延续，他必须获得胜利。

50年过去了，1998年9月，他站在了开满紫色蓟草花的绿茵中央，要求我们给他照一张像，以新耶路撒冷教堂的金顶为背景。他说：“如果我能和我的金顶一起发表在中国

的学术杂志上，那将是我最高兴的事。”这时候，他已经是70岁出头的老人了。他神色严肃，紧闭双唇，眼睛透出遥远的沉思。背后，1997年修复完的教堂高高挺立，碧蓝的天空把金顶烘托得光芒四射。此时此刻，他沉思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他一辈子辛勤的工作，一辈子追求的梦。

他一辈子做的工作太多了。除了主持新耶路撒冷修道院的修复之外，他在俄罗斯的古都苏斯达里和弗拉基米尔等地参加过修复工作，他修复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城墙和钟塔。我们问他，哪一件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他回答，是1955~1957年主持红场上华西里·柏拉仁诺教堂的修复，“因为它现在成了俄罗斯的象征”。华西里·柏拉仁诺教堂建于16世纪中叶。1552年俄罗斯人攻克了蒙古侵略者的最后一个据点，解放了全境。几个世纪的屈辱洗雪了，胜利的欢乐沸腾了整个俄罗斯民族。这教堂就为纪念这伟大的事件而建，它兴奋的形象和鲜亮的色彩永恒地记录下人民追求自由、追求独立的精神。俄罗斯人到现在还为它骄傲。作为一个上过卫国战争前线的爱国者，他当然会以负责修缮

过这座教堂为毕生最值得自豪的工作。

什么是他追求的梦？他头一天告诉过我们：“我一生的梦想就是建立一所文物修复科学院，把文物修复建设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以后的文物修复工作者都受过正规的系统的专门的教育。”经过19世纪中叶以来100多年的实践和探讨，西方世界在文物修复方面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完备的、逻辑严密的理论，已经积累了很全面的技术知识，这个领域的边界也已经显示了出来。而且，由未经正规训练的人员，包括建筑师在内，来负责修复文物建筑的弊病已十分明显，所以，把文物修复建设成独立的科学，使修复工作者受专门的教育，不但已经可能，而且已经十分必要。这个梦他实现了一半。1991年，他终于建立了俄罗斯第一所，也是世界第一所文物修复科学院。科学院里暂时还只有文物建筑修复专业，其他各类文物的修复专业还没有设立，那是他另一半的梦。



▲ 普鲁金教授做的教堂设计图（二）

这位从青年时代一直到老年终身从事文物建筑修复的学者，就是俄罗斯文物修复科学院院长普鲁金教授。

我们到文物修复科学院去访问过他。科学院设在莫斯科东北郊的伊兹迈洛夫斯基庄园里。这是一所17世纪的贵族庄园，大门是塔式的，里面有一座小小的教堂和一座府邸。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环境非常幽静而美丽。教堂和工作室就在府邸里，很朴素，甚至显得破旧。普鲁金院长在一间大教室里接待我们。天下着细雨，教室里有点阴沉，凉飕飕的。摆上咝咝叫着的俄罗斯古式咖啡壶，院长给我们介绍科学院，先说学生。学生有两种：一种是正规建筑学院学过4年的，到这里再学2年；一种是11年制中学毕业的，到这里学5年，要从建筑学专业学起。科学院毕业的学生是硕士学位，名称是建筑师和文物建筑修复工程师，不但会修复，而且会研究。“制订修复计划之前，必须先做深入的研



▲ 普鲁金教授做的教堂设计图（一）

究”，他说，“深入的研究，是修复工作必须的前提；没有研究，修复工作便是盲目的，不可靠的；只有研究才能保障修复的科学性，它把文物修复和传统的匠人修缮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在修复科学院的走廊里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种图表，都是学生研究作业的一部分。虽然没有看论文，但从图表上看，研究都做得非常细致，连修复对象的一小片烧焦的木板，一小块剥落的灰皮，都要做不少试验、分析。到1998年，已经有89个毕业生，目前正在读的有120人。再说教师，因为是第一所科学院办的第一个专业，所以起初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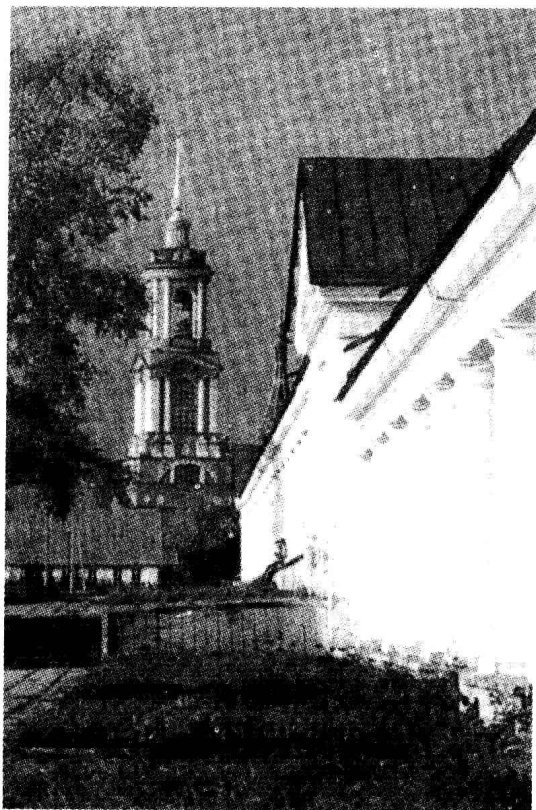
▲ 普鲁金教授主持修复的华西里大教堂成为俄罗斯的象征



▲ 普鲁金教授主持修复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

专职教师，到别的院校请来兼课，美术史，宗教史，物理，化学，等等。渐渐的，这些人对文物修复越来越有兴趣，就全身心投入，成了专职的了。现在有11位院士，26位教授，23位博士、副教授，还有一些长期从事文物建筑修复的技术人员。

普鲁金院长说，不论教师还是学生，到这里来，爱好和愿望是第一位的。我们访问那天正是星期六公休日，见到每个工作室里都坐满了人。院长说，星期六、星期天大家都照常上班，很少有人休息。他自己那天也在画一座教堂的立面图。他的工作室很小而且很简单，除了两只书橱，几张图桌和高凳，什么家具也没有了，但墙上却全是图，没有一丝空隙。图全是他自己画的，在精细的铅笔稿上作淡淡的、薄薄的古典水墨渲染。70多岁的人了，画这样的图真不容易。我们对非凡的功力表示敬意，他说：“干了一辈子了，现在走路、吃饭都想工作，连睡觉做梦都想。”从府邸出来，他陪我们在院子里参观，高大的树木上沙沙地响着雨声，但各处



▲ 普鲁金教授主持修复的苏斯达里商业廊

都有些学生，三三两两，有的画写生，有的测绘教堂。普鲁金教授看着他们说：“我已经老了，至多还有三年五载，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把我 50 多年的经验全教给他们，让他们接好班。”语调深沉，有几分忧郁，更含着希望。每一个为一项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和智慧的人，到了晚年，都会有这样的心愿。这心愿里含着他对这项事业最后的、最深沉的爱，因此最能打动人心。凡一切对人类有益的事业，都是靠这股力量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的。50 年前，巴拉诺夫斯基在新耶路撒冷修道院的废墟前向年轻的普鲁金交代任务

的时候，就是用这股力量打动了他的心。现在，轮到他嘱咐年轻人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普鲁金把患病的老妻留在家里，驾车陪我们去参观新耶路撒冷修道院。虽然走起路来已经老太龙钟，他还是把我们带来带去，边走边讲，唯恐漏掉些什么，还跟我们一起数台阶的踏步，都是 33 级，正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时的年龄。最后，走了许多了，穿过很大的花园去看当年建造这修道院的尼康大主教住宅。离住宅大约七八十米远，有一道小河，河上架着石拱桥。站在桥上，他指一指住宅说：“怎么样，这样看看满意了吗？”听到他气喘吁吁，我们赶紧说：“可以了，可以了。”在一座密林里的餐馆吃了午饭，没有休息，下午，他又带我们参观 17 世纪的莎维诺·斯杰洛善夫斯基修道院。他显然很累了，上台阶都要一手扶住膝盖，但还是脚步蹒跚地追着我们讲解，一个一个拉住我们，指点哪一个角落拍摄哪一个画面最好。他熟悉这座修道院，热爱它，因而也爱一切爱它的人。直到天色很晚，我们才离开修道院，刚刚迈出门坎，恰巧钟塔上大大小小的钟奏起了清亮的音乐。老人家告诉我们，有一句俄罗斯谚语：“客人要出门，打钟为留客。”我们都不免有点儿惆怅，为了将离开这可爱的修道院，为了将离开这位可爱的、我们十分敬重的老学者，也为了将结束这样一次充满历史感、充满学术气息，也充满了对文化的共同珍爱所产生的真诚的情谊的游历。

回程的半路上，老人家的车子向左一拐，匆匆去看病中的老妻了。第二天，他托韩林

飞带来一句话：“和朋友离别，没有握手，很抱歉。”

正如普鲁金院士 1998 年和我们说过的，过了五年，2003 年 11 月，院士在寓所中无疾而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喜爱的建筑遗产保护与修复事业……但他所教育的众多学生，众多和他一样喜爱修复与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年轻人，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专业修复科学研究院，将不仅为俄罗

斯，也为全世界建筑遗产的保护留下一笔丰富的财富。

谨以此序纪念他以及他所为之奋斗一生的建筑遗产修复与保护事业！

清华大学教授
著名建筑历史与评论家
陈志华
2009 年 11 月于北京

前言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对保护和利用建筑的历史珍品提出了新的问题。保护建筑及城市遗产的问题，必须与新的城市建设中历史城市的需要直接相联系。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在邻近历史古城的区域里建设新的大型高层建筑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最近几年，在一些历史形成的环境中建造新建筑的例子，与历史建筑环境非常不协调，甚至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促使建筑师重新思考今后如何改善现代建筑的创作。

今天，这类建筑创作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修复的基础上克服现存历史环境的狭隘性与片面性，以促进历史城市的发展，而细致的修复是保证新老建筑相协调并且创造完善的城市建筑艺术研究的基础。

在历史环境中的新建筑的创作，与专家们保护历史遗产的想法经常产生矛盾，有关单体古建筑与历史城市生活的许多基本思想观点及其利益也经常相互碰撞。所以，最基本的工作是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以保护并日益完善周围的建筑历史环境。

最近十几年，产生了“建筑的历史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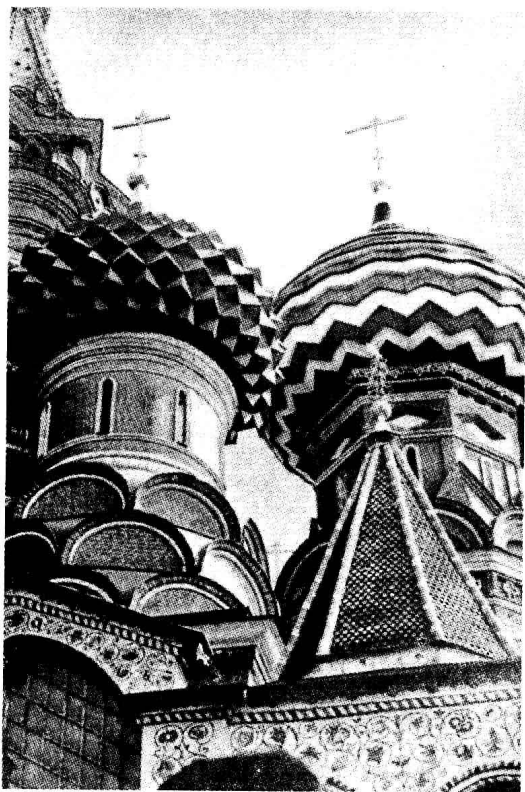
这一概念。出于对历史建筑遗产的关心，我们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应改变历史建筑保护的方法，不应仅仅从事单一的古建筑的修复，将其转变为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纪念品”；而应在大范围内修复完整的历史街区或历史城市的某一局部。历史建筑巨匠所创作的建筑作品，应被完整地、严丝合缝地镶嵌在其周围的建筑环境中。当然，如果我们在建筑方案设计图上看到的仅仅是建筑的某一方面，那么在现实中摆在人们面前的则是在三维空间中的建筑形体，进入视觉的是建筑及其周围的所有环境，这些环境与建筑一起存在于其历史范畴中。

与其周围建筑具有相似体量比例的建筑设计，对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良好的影响。而所有不协调的、突兀的建筑——几何形体或者景观围合（可能是建筑单体或建筑群），常常引起人们感觉方面的刺激及不舒适感。

一些城市建设者支持有关在历史建筑中建设新建筑时的对比反差的正确节奏这种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为“反差的作用”，最近几年被较多地采用。这种方法使令人满意的、完整的建筑遗产得到了修复。这些建筑遗产



▲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建筑历史环境



◀ 建筑形式的多样化——莫斯科红场瓦西里福音大教堂

为本国、本民族创造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方法在国内、国外的修复实践中可以找到。

“反差的作用”并不总是能取得所需的正面的效果，恰恰相反，正面的效果常来自体量的、规模的以及视觉的和谐。在现代建筑中用该方法将现代建筑加入到已存的建筑环境中，希望通过不同节奏的建筑对比而取得协调——这种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

事实强调修复研究工作、理论实践工作的必要性，这些都是针对历史的城市规划概念、建筑的历史环境等问题的。

今天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与大规模的创造城市历史风貌迫切相关，必须保护大型的国家的物质基础，甚至可以采用现代建筑中的某些原则作指导。



▲ 建筑和谐的形式——古老的罗斯托夫城的城堡建筑